

空间词“前/后”在对话体中的时间指向及深层认知

— 以其表达“时序”功能为中心

郭沂滨*

目 录

1. 引言
2. 时间认知模式以及“前/后”时间指向的先行研究
3. “对话体”中“前/后”时间指向的全方位记述
4. “前/后”表达时间指向的深层认知机制分析
5. 结语

1. 引言

空间词“前/后”本是表达身体的绝对“前/后”或者某个参照物的“前/后”空间。汉语学界普遍认为表达时间的“前/后”来自空间隐喻。多数学者认为基于“时间移动型隐喻”，“前”表达过去，“后”表达“未来”；基于“认知主体移动型隐喻”¹⁾，“前”表达未来，“后”表达过去。前一种表达方式更为普遍。我们通过观察“前/后”的分布与表达功能发现，“前/后”通过隐喻投射到时间域后，在共时层面上形成了一个原型范畴，也绝非仅是表达未来、过去那么简单。因此，我们不能局限于“时间移动型隐喻”和“认知主体移动型隐喻”两个动态性时间认知模式，静态性时间认知模式也许更为适用，有必要从语言事实出发，而不是削足适履去套用已存的时间模式。造成“前/后”在语篇中时间表达功能多样性的关键

* 水原大学校 教养大学国际教养学部中国语助教授

1) “时间移动型隐喻”和“认知主体移动型隐喻”是基于 Lakoff & Johnson((1999) “Moving Time Metaphor”和“Moving Observer Metaphor”的汉译，也有学者称为“时间在动”和“认知主体在动”或者“时动人静”隐喻和“人动时静”隐喻。

在于其产出的语境。为此，不能把这些语篇从特定的文体中剥离出来进行分析，因为以句子甚至以个别词语为考察对象与在特定的文体中进行穷尽性的整体观察所看到的语言事实有本质上的差异。本文以《潜伏》、《故梦》、《雍正王朝》三部当代电视剧剧本、共1,553,900字的“对话体”为考察对象。由于剧中人物的对话均以其所在的时空为“现在”表达过去、现在、未来，从而可以观察到“前/后”在这种文体中是以表达动态性的三时为主还是以表达静态性的时序为主。本文在对语料进行穷尽性调查的基础上，首先全方位记述和描写“前/后”在对话体语篇中的时间指向功能，其后再构建新的时间认知模式，运用图式范畴理论考察“前/后”时间表达时间指向的深层认知机制。

2. 时间认知模式及“前/后”时间指向先行研究

1) 时间认知模式

(1) 动态性时间认知模式

Lakoff and Johnson认为时间只有与空间或者事件相关联，人类才可能对其产生认知，时间概念化以空间概念的隐喻为基础。英语最基本的时间隐喻是观察者站在现在的位置，把未来置于自身的前方，把过去置于自身的后方，称为“时间方向隐喻”(Time Orientation Metaphor)，并指出这种时间隐喻在许多语言中都可见到，方向性是时间不可缺少的特性(1999,140)。它的下位隐喻是“时间移动型隐喻”(Moving Time Metaphor)和“主体移动型隐喻”(Moving Observer Metaphor) (1999, 141-146)。

“时间移动型隐喻”就是不动的认知主体固定朝着一个方向，时间从他的前方流向后方。时间的流动有方向性，朝着认知主体的前方迎面而来。在该隐喻中，认知主体位于现在，其前方是未来，后方是过去，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

其方向是从认知主体的前方流向其后方(L & J, 1999, 141-143)。

“认知主体移动型隐喻”表达认知主体在不动的时间中移动, 并把时间当作景色来认知, 也被称作“时间景观隐喻”(Time Landscape Metaphor)。在该隐喻中, 认知主体位于现在, 其前方是未来, 后方是过去, 移动的场所是时间, 主体的运动被视为时间的流逝, 移动的距离为时间绵延的量。由于该隐喻是认知主体在时间轴上的移动, 因此与空间隐喻密不可分, 导致在此类句式会出现既可表空间又能表时间的词语(L& Johnson, 1999, 146)。L&J认为时间是运动的物质, 重视方向性与来自空间的投射, 但由于过分强调该前提, 平等处理具有方向性的时间和不具备方向性的时间, 从而忽视了静态的时间顺序认知。

(2) Moore 的时间隐喻三分类

Moore把“时间移动型隐喻”分成两个下位隐喻, 即“自我中心的时间移动型”(Ego-centered Moving Time)与“前后时间移动型”(Front / Back Moving Time), (2001, 153-167)。

- (1) a. I hope we get a chance to meet in the weeks ahead.
- b. I hope we get a chance to meet in the coming weeks.
- c. The day of the Dead follows Halloween.

(Moore, 2001, 156)

(1a)属于“主体移动型”, (1b)是“自我中心时间移动型”, (1c)是“前后时间移动型”。篠原对“前后时间移动型”这样说明:“主体位于时间行列之外, 换言之, 处于‘offstage’状态。时间与主体的关系未被言语化, 而且时间既不向着接近主体移动, 也不向着远离主体移动。时间的移动方向‘先于’是前方, 即越往前移动的时间越被视为‘早’的时间。某个时点先于(前)或晚于(后)哪个时点, 不受主体视点的影响(2008, 186)”, 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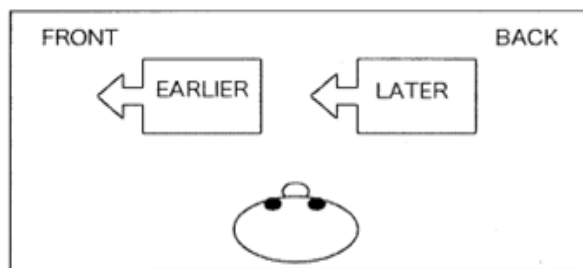


图1. 前后时间移动型的空间设计(篠原, 2008,186)

“自我中心的时间移动型”与“前后时间移动型”在直示性上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具有直示性，而后者却不具备直示性，见<表1>。

表1. “时间即是运动”的下位分类

时间即是运动	时间参照型 (非直示)	前后时间移动型
	主体参照型 (直示)	主体移动型 自我中心的时间移动型

(3) 静态性时间认知模式

语言类型学认为人类语言对时间的认知并非都是从动态的视点来认识的。Comrie把时制分为①相对时制和②绝对时制，①包括过去完成体与将来完成体，它们在时间轴上存在一个时点，在该时点之前是过去，时点之后是将来，指向相对时间。与此相对照的是从现时点观察，分为绝对过去、现在、未来，②被普遍称为“时制”。Comrie还进一步指出世界上存在很多没有时制形态的语言。

- (2) Burmese 语:现实的→指称现在或过去时间 / 非现实的→指称将来时间

Dyirbal 语：没有动词屈折形式的时制

Yindy 语：没有时制，有体 (Aspect)(完整与非完整的对立)

Hoppi 语：没有时制，对事实的记述依靠体貌及语式

(3)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语言：

对时间进行认知时，参照点不可缺少。以“今天”为参照点，产生“明天”或“昨天”。

Dyirbal语：没有表达“早晨”或“下午”的词语，把一天分为“今天的前半”和“今天的后半”，以“现在”为参照点认识时间。

Hindi 语：/kal/既表示“昨天”也“表示”明天“；

/Parsom/ 既表示“前天”也表示“后天”。

Kal Aal Kal (昨天、今天、明天)

/Kal/是方向，/Aaj/ (今天) 是认知的参照点。

(Comrie, 1985, 36-82)

综上所述，人类对时间的认知模式既存在动态的时间认知，也存在静态的时间认知。因此，本文在考察“前/后”的时间指向时，首先把立论建立在对汉语言事实进行调查统计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分析“前/后”的时间指向是基于何种时间认知模式。

2) 汉语有关“前/后”时间指向的先行研究

张建理认为时间是物体，时间流动是运动，将来位于观察者的前方，过去位于观察者的后方；一物移动则另一物静止。实例1：时间流动是物体的运动，观察者静止，时间迎面向观察者移动过来，时间有方向性及速度，时间从右向左迎着静止的观察者扑面而来，将来在前，过去在后，现在则在眼睛底下。实例2：时间流动是穿越地域的运动，时间是固定的方位，观察者面向将来移动，这意味着时间可以延伸、丈量，一段时间如空间那样是一个有界限的地域，即人动时静型，前表将来，后表过去。由于观察者眼见前方为读者之右，故把该视角称为时间右视认知，并把与此相反的观察者面向过去背对将来的视角称为时间左视认知。实例3：时间历程是不同时期的有序排列：时间可分割为有界时

段，可丈量，并按先后次序依次排列。如果观察者位于现在，则前为过去，后为将来；如果观察者要对同方向的两个时段进行比较，则离其较远时段为前，离其较近时段为后，空-时的语义转换为：前为较早，后为较晚。其结论是汉语时间认知存在右视和左视现象。其中，右视的语言实现主要由具有方向性的动词担任，含有“前”的语例不多。而体现认知右视的“后”几乎没有，左视几乎都用“前/后”作为语言实现手段(2003, 84-91)。

韩玉强、刘宾认为人们对时间“前/后”认知的策略选择遵循空间“前/后”的认知策略，存在主体参照系和客体参照系。客体参照以“时间在动”的隐喻为基础，“前”表“过去”，“后”表“将来”，表征时间序列，“前”为“早”、“后”为“晚”。主体参照则是以“自我在动”的时间隐喻为认知基础，“后”表达“过去”，自我位于“现在”，“前”指向“将来”(2007, 15-20)。该文的“客体参照”与对时间的“侧面观察”异曲同工，即当多个事件在时间轴上连续地展开，观察者自然会对事件的先于或晚于的序列产生认知(2004, 110-115)。陈振宇把“前、后”出现的环境分为无标记的基础句和话题句两种。认为决定“前/后”时间指示的制约条件是：当移动或朝向的参与者是基础句或话题句中的施事或主事时，“前”指未来，“后”指过去；当移动或朝向是基础句或话题句中的受事或系事时，“前”指过去，“后”指未来(2008,63)。但上述规则比较适用于“介词+前/后+V/VP”句式，而对“前/后+X”与“X+前/后”的格式缺少分析的直观性，不完全符合汉语言的事实。蔡淑美考察了上述两种动态性时间认知模式各自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分析出“前/后”时间指向的认知路径和机制，“移情”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2012, 129-144)。但该文只对“介词+前/后+V/VP”格式的认知流程、制约因素作了细致的描述和解释，却对“前/后+X”格式和“X+前/后”格式缺乏分析。正是后者在汉语的“前/后”时间表达中占据压倒性多数，这就忽视了“前/后”在实际语言环境中句式组合的多样性，未免以偏概全。

先行研究成果包括：第一，基于“时间移动型隐喻”，“前”表达过去，“后”表达未来；基于“认知主体移动型隐喻”，“前”表达未来，“后”指向过去。第二，前者在现代汉语中占绝大多数，同时也可以表达时间的先后顺序。第三，在具

体的语言环境中,参与者的语义角色和句法位置以施事/主事和受事/系事的不同决定“前/后”的时间指向。第四,参与者的移情是决定认知路径及时间指向的重要因素。

先行研究存在下列问题。其一,尽管在细微之处和某些术语上异同,但都是在两种动态性时间隐喻的基础上论述的,某些学者混淆了“时间移动型隐喻”与表达时间序列的静态性认知模式。其二,泛泛而论,没有对语料作定量分析的居多,大多是把个别词汇从特定的语境和语篇中抽离,忽视了语言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三,少数学者的研究虽然是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但未区分文体类型,这必然使结论缺乏精确度,因为“前/后”在对话体、叙事体、新闻体、学术文体等中所呈现的时空间指向和分布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

3. “对话体”中“前/后”时间指向的全方位记述

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以当前到时而展开的视界绝不是纯粹的当前视界,这种当前视界的展开必然以将来视界和已在视界作为可能性条件融合在当前视界中为前提,因此,能够进入到当前视界的就不仅仅是当前遇到的东西,而是已在的和将来的东西(Heideggers, 1963; 转引黄裕盛, 1997, 118)。即,没有纯粹的过去或纯粹的将来时间,时间总是包含着将来、过去和现在的时间。奥古斯丁也同样否认有纯粹的过去和将来存在: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Augustine, 公元394-400; 1963, 247)。奥古斯丁所理解的时间至少有两个根本特征:(1)时间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中,是心灵或思想的伸展。(2)过去、未来统一于现在。两位哲学大师虽然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述时间,但如果我们把语言的时间指向放在语篇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两位大师极为准确地看到了时间的本质属性。本文在“对话体”的调查中发现,“前/后”型时间指向最显著的现象是表达时间的顺序²⁾,它们在对

2) “时间的顺序”就是一般所称的“时序”(Time Order),本文把“顺序”介入的时间认知定位

话体中分别出现在过去、现在、未来语境中。然而，“前/后”在过去、现在、未来中的顺序性表达不是分裂的，而是把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这一哲学思想也是我们立论的基础。

汉语与印欧语系内某些语言的一个显著区别是：汉语的“过去—现在—未来”系统不是强制性标记，所以“先于—同时—后于”系统摆脱依附的地位而独立出来。但是我们认为它不是强制性标记仅就句法层面而言，在语义、语用层面，汉语与印欧语一样，也必须有强制性的“过去—现在—未来”系统。据本文观察发现，“前/后”在对话体中最主要的功能是表达时序，它们分别出现在过去、现在、未来语境中，这充分说明了两个系统在汉语中可以一起使用，见<表2>。我们认为“顺序”在时间域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本文把“顺序”介入的时间认知定位于“静态性时间认知模式”。它将时间的流逝背景化，两个语法单位的相对顺序取决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世界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本文整理出“前/后”在对话体中的16类语表形式，见<表3>。该分类建立在对所选语料进行穷尽性统计之上，又参照朴珉秀(2005)、陈振宇(2006)的分类进行了补充，基本可以囊括“前/后”表达时间指向的语表形式。限于论文的篇幅，本章将根据<表3>所列的语表形式，仅对其中较为典型地表达时序的高频词第1、3、5、9类以及以表达未来和现在的第11、14类进行描述，这几类的统计结果见<表4>。本文的观察不是列举个别词语来证明某种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对语料作穷尽性的调查，从中归纳出“前/后”表达时间的指向功能。“前/后”在共时层面上的时间指向是复杂和多层次的，见<表4>。

于“静态性时间认知模式”，它将时间的流逝背景化，两个语法单位的相对顺序取决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世界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表2. “前/后”在对话体中表时间指向功能分布比率³⁾

语料总字数	1, 553, 900 字	
	前	后
前/后出现的语例比例	270例 (33%)	542例 (67%)
过去时序现时相关性	60.8%	35%
未来时序现时相关性	16%	58%
现在时序	4.6%	2.6%
泛时时序	1.9	3.9%
前后表达时序所占比例合计	83%	99.5%
现在	11.5%	0%
未来	5.6%	0%
部位	0.4%	0.4%
时空兼而表之	0%	0.2%

表3. “前/后”语表形式分类表

前 (270 例)	后 (542 例)
1. 前, 前边, 前面, 前头, 前些时候, 以前	1. 后, 后面, 以后, 之后, 后来, 然后, 今后, 日后
2. N+前, N+前面, N+以前, N+之前, NP+之前	2. N+后, N+以后, N+之后, NP+后, NP+以后, NP+之后
3. VP+前, VP+以前, VP+之前	3. VP+后, VP+以后, VP+之后
4. 此+之前, 那+以前, 这+之前	4. 此+后, 此+以后, 那+以后, 那+之后
5. 前+Nn+Nt, 前+几+Nt, 前+些+Nt	5. 后+Nn+Nt, 后面+Nn+Nt
6. 前+半+N, 前+半+Nt, 前面+半+Nt	6. 后+半+N, 后+半+Nt, 后+半+Nt
7. 前+Nn+次, 前+次, 前面+Nn+次	7. 后+Nn+次, 后+几+次, 后面+几+次
8. 前+(一)阵(儿), 前+一段, 前+一阶段	8.
9. Nn+Nt+前, Nn+Nt+之前	9. Nn+Nt+后, Nn+Nt+以后, Nn+Nt+之后
10. N+前+Nn+Nt, VP+前+Nn+Nt	10. N+后+半+N, VP+后+Nn+Nt
11. 目前, 当前, 眼前	11. 最后
12. 前历, 前定	12. 后招, 后援, 后尘, 后盾, 后悔, 后患
13. 介词+以前+一样(不一样), 现在不比从前	13.
14. 前程, 前途, 往前, 前路	14. 后路, 往后, 后退
15. 前两类, 前任, 前辈	15. 后来人, 善后, 后果, 后辈, 后世
16. 成语: 前功尽弃, 前所未有的	16. 成语: 后会有期, 后顾之忧

- 3) 表2的数据是在对本文所选语料穷尽性统计之上得出的结论。表中的“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和“未来时序的现时相关性”是指“前/后”时间指向的本质功能是表达“时序”，它们可以出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任何一个语境。此处“过去、现在、未来”不是狭义的“绝对时制”，因此我们不使用“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等术语。所谓“现时相关性”是借用描写“完成体”(Perfect)语义特征的术语：表达一个事件早于参照时间发生，其效力仍然对“现在”产生影响。“前/后”所表达的时序实际上是为了“现在”而把过去和未来有效地联

表4. “前/后”“高频词”类在对话体中表达时间指向的出现比率⁴⁾

语料总字数	1,553,900 字			
前/后出现总数	前 (270例)		后 (542例)	
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	第1类	以前	第1类	以后
	数量/比率	56/20.7%	数量/比率	70/12.9%
	第3类	VP+前	第3类	VP+后
	数量/比率	28/10.3%	数量/比率	73/13.5%
	第5类	前+Nn+Nt	第5类	后+Nn+Nt
	数量/比率	18/6.7%	数量/比率	/
	第9类	Nn+Nt+前	第9类	Nn+Nt+后
	数量/比率	29/10.8%	数量/比率	1/0.2%
未来时序的现时相关性	第1类	以前	第1类	以后
	数量/比率	1/0.4%	数量/比率	144/26.6%
	第3类	VP+前	第3类	VP+后
	数量/比率	27/10%	数量/比率	81/14.9%
	第5类	前+Nn+Nt	第5类	后+Nn+Nt
	数量/比率	/	数量/比率	5/0.9%
	第9类	Nn+Nt+前	第9类	Nn+Nt+后
	数量/比率	2/0.7%	数量/比率	18/3.3%
现在时序	/	/	第11类	最后
	/	/	数量/比率	8/1.4%
未来	第14类	前途/前往/	第14类	往后
	数量/比率	24/8.9%	数量/比率	6/1.1%
现在	第11类	目前/眼前/当前	/	/
	数量/比率	24/8.9%	/	/

1) “前/后”表达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⁵⁾

“前/后”在过去语境中表达时序出现的比率分别是60.8%和35%，见<表2>。其中第1类“前、前边、前些时候、以前/后、后面、以后、后来、然后、今

系在一起，对发话时的状态产生效力。“泛时时序”指没有特定的参照时间，泛指习惯性的动作和行动的先后顺序。“部位”是指在参照点结构中，一些格式表示某一实体内的一部分，为该实体的内部延伸，称为该实体的一个时间“部位”，其要素包括母体、部位、实体内方向场，还可能有部位的量，例如“上半年最后一个月的足球训练期间”中，“一个月”指部位的量。“时空兼表之”指某些语表形式在对话体中很难区别是表达空间还是时间。

4) <表4>的统计数据与<表2>的数据不同，因为<表2>是基于<表3>中对16类的“前/后”语表形式所进行的统计数据，而<表4>则是仅对<表3>中的第1、3、5、9类及第11、14类等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表形式所进行的统计。

5) “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是指“前/后”在发话时点前的语境中表达多个事件的先后顺序，但是它的效力直接对发话时间所指示的事件产生影响，或是不可或缺的背景因素。

后”，第3类“VP+ 前、VP+ 以前/VP+ 后、VP+ 以后”，第5类“前+Nn+ Nt”以及第9类“Nn+ Nt+ 前”所占比重最大，见〈表4〉。本文的“现时相关性”是指尽管“前/后”出现在不同语境中，但发话者绝非为了表达过去或未来而表达，而是与现在息息相关；过去仅是侧显“现在”的背景因素。

(1) “以前/以后”类表达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

第1类在表达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中占“前”总数的20.7%，共56例；占“后”总数的12.9%，共70例，见〈表4〉。

- (4) 余则成：那时候，我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她也不知道我是军统的，经常一起看看戏，喝喝茶。翠平，我以前是个真特务，抓过共产党，侦查过它们的秘密组织，那时候有些道理我还不懂，现在我懂了，可是你知道吗，最早要求我跟共产党走的就是她，我是因为她才成了今天的余则成。（《潜伏》）
- (5) 胤禛接道：“这几箱东西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万永当铺抄出来的！那么又是谁放在万永当铺的呢？是一个曾经在吏部任过主事，后来又在江南做过巡盐道姓名伯安德神奸巨慝放在那里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不但我大清建国数十年未有，纵观历朝史册也是闻所未闻！”
马齐拍案而起：“太子爷应该下令，将它捉拿归案，明正典刑！”
（《雍正王朝》）

以上语例实线表示过去，点线表示现在。首先，(4)的发话者立足于“现在”，在与受话者的交际中为了实现某种意图，引导受话者的记忆从现在移动到过去的某一特定时间，使受话者领会发话者的意图，从而把过去的图象和事实的集合作为“双方的共知情景”。在表达时序时，并不突显说话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而是侧显事件时间与参照时间的关系。例(4)显示，在时间轴上“以前”先于发话者的“现在”，“现在”既可以是时点也可以是时段，这取决于发话者对现实的认知。“以前”是发话者的亲历⁶⁾过去或非亲历过去，它们造就了“现在”，作为

背景信息必然出现在双方眼下的对话中，从而导出结论，决定眼下的语言或行动以及未来该如何去做。其次，“以前”在语篇中绝非为了表达过去而表达，而是发话的背景因素，是立论的基础成分。在“后”表达时间的第1类中，以“后来”、“以后”、“然后”的出现率最高。(5)的“后来”与“以前”在过去语境中有所不同。使用“以前”时，发话者选择的参照时间是早于发话时的一个模糊时段；“以前”打开了一个时间认知窗口⁷⁾，事件过程就发生在这个窗口中。而“后来”在同样的过去语境中，其参照时间是其前方的句子所表达的事件，是前一事件的接续。它不具备独立指向一个背景事件而侧显“现在”，而是整个背景因素的一环。

(2) “VP+前/ VP+后”类表达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

第3类的“前 / 后”分别占总数的10.3%(28例)和13.5%(73例)，但在绝对数量上，“后”是“前”的2.6倍，在表达“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中是出现率最高的一类，见<表4>。

- (6) 刘墨林：“是。”翻开帐簿念了起来，“这是河南这几年粮价和百货价目的对比。田文镜到河南以前，那儿的粮价最高的时候是六钱五，最低也是五钱；田文镜到任的第一年就降到了四钱五，去年是三钱七，今年是三钱四。”
就是傻子，也明白这是在彰扬田文镜的政绩，三人同时盯上了刘墨林

- 6) 即现在和直接过去。从心理上讲，亲历、非亲历的不同在于加工水平的不同。前者是直接的存贮，仅与记忆有关，而后者在存贮中得到进一步的高级加工——想象和思维，它把若干表象要素重新组配，从而得到新的事件表象。
- 7) “时间认知窗口”(cognitive window of time): 传统语法称为“时间状语”，可分为1)点窗口，相当于一个时点；2)前界窗口，一端有界，向未来方向开放；3)后界窗口，一端有界，向过去方向开放；4)双界窗口，两端有界限；5)无界窗口，是默认时间前后的一段时间，所以常没有固定表达式。认知者将事件投射到时间窗口之中，通过时间认知窗口来观察事件。从信息传递的角度讲，时间成分获得了“主题”的地位，事件则成了对该主题的“说明”。从句法角度讲，时间成分是事件表达式“外面”的东西，不能嵌入到事件表达式中。

一眼，那脸立刻阴沉下来。 (《雍正王朝》)

- (7) 秋云：您可别犯糊涂了，……自从她来了以后，太太的病就一天好过一天。您看看，现在，她三天才来一次，太太就有起色，要是娶进来当少奶奶，天天给太太看病，不是更好吗？ (《故梦》)

(6)显示“VP+前”类发话者立于“现在”，以已经发生的事件之前的时段为参照点打开一个时间认知窗口。它的辖域在后续句中，表达背景因素，在因果定律中表达原因，从而侧显客观结果或者发话者据之而推断的结论，它决定眼前的言行或即将要发生或要执行的行动等。(7)的“VP+后”类是发话者立足于“现在”，以已经发生的某一事件的后一时段为参照时间打开一个时间认知窗口。同“VP+前”相比，“VP+后”更多地体现这个参照时间之后的接续事件一直持续到现在，缺乏强制性的使之有界的现象。“VP+前/后”在对话体中的出现，总是把“现在”与“过去”、“未来”联系在一起。

(3) “前+Nn+Nt/后+Nn+Nt”类表达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

第5类“前+Nn+Nt”类，在表达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中，占“前”出现率的6.7%(18例)，而“后”则未发现一例，见<表4>。这几类都有时量或动量成分，其中Nn为数词，Nt为量词。在本组格式中，“前、后”在表时间时，“前”表区域⁸⁾更为自由，“后”则受到诸多限制。

- (8) 荣安环顾四周：前两天还在发愁，今天又把我拖到这种地方来……您还真是会玩。 (《故梦》)

- (9) 胤禛望着胤祀说道：“早几天听说你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怎么瞧你的气色又不太相干？老十三前些日子送了我一包枣花黄芹茶，最能养胃安脾，待会儿送给你喝吧。”

胤祀微笑了笑：“劳神四哥惦记，我这病本就时好时犯，也没什么要

8) 区域(region): 在参照点结构中，一些格式表示某一实体之外，而且以该实体为起点的一个延伸区域，是该实体的外部延伸，这一区域称为从该实体出发的一个时间“区域”，其要素包括：起点、区域、实体外方向场，还可能有延伸的量。

紧。” (《雍正王朝》)

(10) 余则成意识到严重：什么事？

翠平：我跟站长太太去观音寺烧香，路上我又遇到了那个女战士，就是前几天看到的那个战俘，我把她救了。

余则成：站长太太也知道？

翠平：她不知道，她回去以后的事。 (《潜伏》)

(8)-(10)的“前+Nn+Nt”表示句中以某事件为实体的起点外部的延伸区域。它在句中表示发话者的“现在”与“过去”的时间方向场，从而决定了事件的前后顺序以及背景与前景的关系。发话者作为一种“全能叙事者”往往暗含双视点，一是发话者所陈述的或是叙事中的某一人物的视点，是其亲历过去或非亲历过去，另一个是发话者自己的主观视点。前者确认时间认知窗口一直在过去，是发话者通过心理移情将自身“移”到某一人物的身上，从他的角度来看问题，表达他的认知结果。前一视点只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只能依附于后一视点。语例显示，发话者的“现在”由全能陈述的方式暗蕴，有时陈述者明确地将自己的“现在”表达出来，“现在”作为理解时间表达式语义的必不可少的参照点结构的链头⁹⁾而存在。

(4) “Nn+Nt+前 /+Nn+Nt+后”类表达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

第9类的“前”表达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占10.8%，共29例，而“后”仅占0.2%，共出现1例¹⁰⁾，比例悬殊高达54倍，见<表4>。

(11) 荣安：其实，我也听明白了，十年前，水姑娘是你的向往，灵芝是你

9) 参照点结构(reference point construction): 指由参照点与链接方式构成的指向链条，它是成人语言中指明时间认知窗口的主要方式。例如在“去年中秋”中，为了确定“中秋”的具体位置，必须在一个更大的时间实体“去年”中去寻找；而为了确定“去年”的具体位置，必须找到认知者的“现在” t_0 ，并确保它在 t_0 之前，于是有“ $t_0 \rightarrow$ 去年 \rightarrow 中秋”。参照点结构分链头、链接方式、链尾(目标区)各部分。

10) 限于篇幅，本节没有列举第9类“后”的语例，理由是仅仅出现1例，是否具备普遍性和典型性还有待今后在各类文体中的考察。

的无奈, 现如今.....小韵仙只是你的牵挂, 汪莲君, 才使你所心仪。

(《故梦》)

(12) 站长看表: 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你就不好奇他们究竟干什么去了?

余则成: 九年前在上海, 你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 做特工一定要好奇, 但是一定要像不好奇那样。

(《潜伏》)

“Nn+ Nt+ 前”类在对话体中表区域, 起点隐含或省略发话者的“现在”。与上述几类相同, 表过去时序的现时相关性是其主要的时间指向。与第1、3类在表达过去时序中“前/后”出现比率相比, 第5、9类的“前/后”这一时间指向却极不平衡, 第5类的“后”找不到语例, 第9例仅有1例。但第9类的“Nn+ Nt+ 前”与第5类的“前+ Nn+ Nt”虽然都可以表示区域, 并且都隐含起点, 但二者的认知语义结构完全不同。

例如, “前几年”和“几年前”都是复合结构的偏正格式, 其侧显决定项位于后部。“前几年”的侧显决定项是“几年”, 而“前”是用来限定或修饰它的。从认知语法的角度看, “几年”唤起的是一个容器图式的精密场, 该精密场由“前”的细节来表明。所以, “前几年”最终侧显的是“几年”。而“几年前”恰好相反, 侧显决定项是“前”, 而“几年”是用来限定或修饰它的, 所以最终侧显“前”。

认知语义结构的不同造成了语篇功能的差异。由于“前几年”侧显的是“几年”, 发话者主观上把几年作为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实际上是时间认知窗口, 管辖过去的事件, 发话者的“现在”则是这个过去事件进程的发展结果。反观“几年前”, 由于侧显的是几年以前所发生的事件, 更强调“现在”所处的状况。

2) “前/后”表达未来时序的现时相关性

“前/后”在未来语境中表达时序出现的比率分别是16%和58%, <见表2>。从统计来看, 虽然“前/后”都能分布在过去、现在、未来语境中, 但在表达未来时序的现时相关性中, “前”不但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后”, 而且有几类在句法语义上受到诸多限制而缺省。

(1) “以前/以后”类表达未来时序的现时相关性

第1类“前/后”表达过去时序的出现率与其它类型相比,不但比重大,而且两者在绝对数量上相差不大。然而,在表达未来时序中,“前”只出现1例¹¹⁾,占“前”出现总数的0.4%,而“后”却高达144例,占“后”出现总数的26.6%,按百分比计算,“后”是“前”的66.5倍,见<表4>。

(13) 余则成:不要说了,左蓝,日本人眼看就不行了,以后这个国家都是中国人的了,现在谈论这些你叛变我,我叛变他有什么意思。重庆、延安以后还不是一家吗?

左蓝沉默。

(《潜伏》)

(14) 允祥的眼睛转向了屋顶,望得很远很远,仿佛在回顾自己跟着胤禛这坎坷的一生:“大哥,二哥,八哥……那么多人都想争您现在这个位子,……他们无处不在,一人吐一口唾沫也能把人淹了……科甲朋党,八王议政都是冲着这个来的,后面还不知道他们要想出什么法子和您做对,四哥,我真替你担心哪。”

(《雍正王朝》)

以上语例中,未来用实线表示,现在用点线表示。Bühler论及到“想象式定位的指示”,即发话者带着受话者到一个想象构造的世界,好像受话者可以在那儿用“想象的眼睛”看到、听到这些指示词(Bühler, 1990, 141)。张新华也认为指示是一个活动发话者与受话者及言说对象共处于一个物理时空域,发话者在现场把言说对象指给受话者,提请其注意。指示由以下四个要素构成a.谁在指示(主体)? b.指示什么(对象)?,包括实体、情形、时、空、价值等;c.指示给谁(受示)? d.在哪里指示?即指示场景,当时、当地(2003, 96)。

第一,上述提取出指示主体的概念,将它与其存在的方式“现在一这里”区别开,由此可以更清楚地展示言语场景与指示场景可能发生的分离,特别是发话者“我”与指示主体的分离。第二,区分言语场景和指示场景。言语场景的必有要

11) 限于篇幅,本小节没有列举第1类有关“前”的语例,理由是仅仅出现1例,是否具备普遍性和典型性还有待今后在各类文体中的考察。

素是“我一你”和发话的“现在一这里”,而指示场景是由具体的言语所表述的时空关系,可以跟言语场景分离。

(13)-(14)的对话双方虽然共处一个物理时空域中,但言语场景和指示场景是分离的。指示场景与言语场景分离是心理上“移情”的结果,陈述者将自身“移”到某一人物的身上,从他的角度来看问题。正是这种分离,才有可能通过“现在”把过去与未来表达出来。语言中几乎没有一个陈述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必然隐含着—个认知窗口,发话者必须在现在、过去、未来中进行选择。在英语中,时间认知窗口是必须被标记的。由于汉语没有表达式,也就是不被侧显,怎样确定这一认知窗口在时间世界中的位置就成了问题。

陈振宇认为时间认知窗口在语言中有四种存在方式:一是用由时间实体和链接方式构成的参照点结构作为时间认知窗口的表达式,该结构指向的目标区即认知窗口。二是在成段的事件陈述中,前一事件按自身的性质为后—事件打开顺接或平行窗口。三是由时间标记指明—定存在某种性质的窗口,例如“过”指明存在—个过去窗口。四是在无标记的情况下,默认心理“现在”为窗口(2006, 106)。

“前/后”在语篇中的表达式是遵循时间顺序原则的典范。上述“顺接窗口”就是前—事件突显—个时点,由该时点担任起点,以时间流向为方向,构造出—个时间区域,作为后—事件的认知窗口。而在“平行窗口”中先表明前—事件在进行之中,然后说明另—事件在前—事件进行过程中发生。然而,在—个表达较为完整语义功能的语篇中,有可能是多种窗口并存。如果说在表达过去时序中,第1类的“后”是承接顺接窗口所打开的—个时间区域的某个后续事件,那么从指示理论出发,在表达未来时序中,“后”则是语用上的指示点(参照时间),有时会同时担任语义上的参照点结构链头,即时间基体,此时认知者以指示点作为出发线来构筑时间认知窗口。当这—关系可以确定时,指示点或者担任参照点结构的链头,或者与链头有明确的关系。后—种情况可以认为是对原参照点结构做了扩展,将指示点作为其新链头,并链接到原链头上。以(14)为例,发话者允祥首先打开了—个平行窗口①那么多人都想争您现在这个位子,这显然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时段,而后续句中的事件进程②他们无处不在,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人淹了……科甲朋党,八王议

政都是冲着这个来的，都发生在这一时段中。而此后的“后面”则是作为指示点，构筑了一个表达未来的认知窗口③后面还不知道他们要想出什么法子和您做对。这是一个新链头，对原参照点结构作了扩展，正是这种扩展，把过去和未来以及默认的心理“现在”窗口④四哥，我真替你担心哪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2) “VP+前 / VP+后”类表达未来时序的现时相关性

第3类的“前”在表达未来时序的现时相关性一项的出现率占“前”总数的10%，共27例，是“前”表达未来时序出现率最高的一类；“后”的出现率占14.9%，共81例，在“后”表达未来时序的出现率中位居第二，见〈表4〉。

从语言的历时角度看，许多专用的时间标记都是从事件表达式转化而来，从而演化为专用时间标记，形成规律性和唯一性。然而，从事件表达式到专用时间标记在语言中是一个连续统，用某个事件构筑时间认知窗口仍然是语言表达时间的一个重要手段。“VP+前”/“VP+后”是汉语中较为典型的严重依靠特定受限陈述来保持唯一性的时间表达式，是“前/后”表达时序的最为典型的类型。

(15) 余则成：我希望你能把谢若林和这个女人请到这里来。

李涯：这不难，请他们来之前，你还是解释录音的问题吧。

余则成：谢若林是党通局的恶棍，他的情报你也当真？（《潜伏》）

(16) 站长：这是余则成写的跟左蓝见面的谈话内容，抓到这个女人后，听听她的口供，如果跟余则成说得一致，李涯，我说过，我是信任余则成的，如果一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李涯冷笑：站长，如果不一致呢？（《潜伏》）

(15)-(16)的“前/后”均在语篇中构成时间认知窗口，“VP”构成“时间基体”，即参照点结构的链头，用实线表示；双线部分是链头所指向的“目标区”。在对话体中，言语场景就是默认的“现在、这里、你-我”，与指示场景是分离的。这两个场景在对话中能同时指向“现在”的只存在于特定的语体和语境。而指向未来或者指向过去时，语言中首先需要明确时间认知窗口和参照点结构链头的前后

关系。从语例中看出“VP+ 前”/“VP+ 后”所打开的时间窗口与时间基体的前后顺序是相同的，然而其认知结构却不相同。陈振宇认为在表达未来与过去时，时间认知窗口与时间基体有以下三种关系：若基体先于窗口、窗口前界、邻接窗口前界，则具有未来时意义；基体后于窗口、窗口后界、邻接窗口后界，则具有过去时意义(2006, 112-113)。在对话体中人们自然会分辨会话双方指示场景的时间指向。以(15)的“请他们来之前，你还是解释录音的问题吧”为例，时间基体“请他们来”在时间轴上先于窗口“之前”，链头指向“解释录音的问题”，显示“VP+ 前”不能在认知窗口中呈现开始阶段，是有终点无始点的时段，为“你还是解释录音的问题吧”打开了平行窗口。(16)是由“VP+ 后”构成的“时间基体”与时间认知窗口，但是它在时间轴上的先后关系却不符合<图2、3、4>中表达未来的认知结构，而是与表达过去的结构相同。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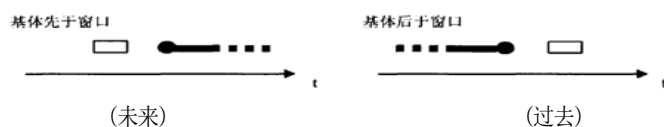


图2. 时间基体与时间认知窗口的关系一 (陈振宇：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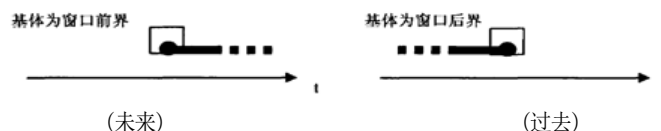


图3. 时间基体与时间认知窗口的关系二 (陈振宇：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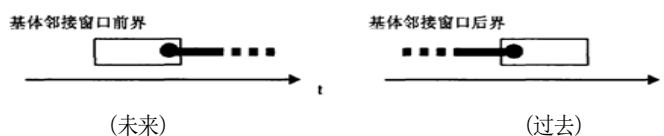






图4. 时间基体与时间认知窗口的关系三 (陈振宇：2006)

〈图2、3、4〉中  表示“窗口”，   表示“基体”。以(16)的“抓到这个女人后，听听她的口供”为例，时间基体“抓到这个女人”在时间轴上后于窗口“后”，链头指向窗口前方的目标区“听听她的口供”，“VP”可以在一个认知窗口中呈现终结阶段。本文认为，“前/后”所表达的“未来”与“过去”不同于一般时间词语打开的窗口，“前”的时间延伸区域在时间轴上指向左方，即在窗口左边，在成段的表达中，具有暂时的逆接性¹²⁾，侧显“前”所指向的目标区，而把基体作为背景因素。“后”的外部时间延伸区域在时间轴上指向右方，即在窗口右边。在成段表达中，“后”既是一个窗口，同时又是下一个事件的新链头，其后的句子是顺接关系，典型地展现了语篇的继时性¹³⁾，即把事件的发展沿着时间轴向前推进。可以看出同是表达未来时序，“VP+前”的语表结构是时间窗口在时间基体左边，“VP+后”的结构是时间窗口在时间基体右边。

(3) “Nn+Nt+前 / Nn+Nt+后”类表达未来时序的现时相关性

第9类的“前/后”表达未来时序的出现比率很不对称。“前”只有2例，占“前”出现总数的0.7%，而“后”则出现18例，占“后”出现总数的3.3%，见〈表4〉。

(17) 张廷玉拿起一个小信套：“你连夜动身，务必在十五日前把这个送到岳钟麒将军手里！”

那侍卫接过信套大声答道：“噫！”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雍正王朝》)

(18) 军官：两个小时以后，飞机临时在台湾降落，然后再飞广州，您二位和其他五位同仁要下飞机，国防部要员在那等候你们。

余则成愣了。

(《潜伏》)

以(17)为例，其参照点结构是“现在t0→本月的十五日→之前”，直接时间

12) 这里指在表达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时，为了表述需要有时会暂时颠倒事件在时间轴上的先后顺序，本文称为“逆接性”。

13) 指语篇中按照多个事件在时间轴上发生的先后顺序叙述，本文称为“继时性”。

论域¹⁴⁾是从现在开始到本月的十五日之间,“十五日之前”所打开的认知窗口是一个只有后界的时段,其“目标区”是把这个送到岳钟麒将军手里,为侧显项。此类中的“前”在成段表达中打开了平行窗口,后续句是这一窗口中某个事件的持续进程。观察“后”以(18)为例,其参照点结构是“现在 t_0 →两个小时 t_1 →以后 t_0 →”,“后”既是时间窗口,同时又是下一事件的时间基体,在成段表达中为其后的事件打开了顺接窗口,是典型的继时性关系。

3) 表达未来意义的“前”

第14类中“前”比较特殊,它们表达直示性的未来,不涉及时序。穷尽性的调查发现只有“前途、前程、前景”等名词以及表达移动性的“前往、前去、前来”等动词,占8.9%,共出现24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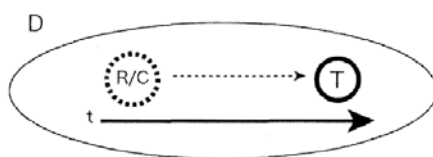
(19) 郭思道笑道:“李大人是取笑了。其实郭某也没有其他的奢求,就是想找一个靠山安度晚年。田大人是皇上在潜邸时就赏识的旧臣,鹏程万里,前途不可限量。……” (《雍正王朝》)

(20) 胤祀对肃立听命的几名心腹侍从下令:“我和九爷十爷有隆科多的人保护,万无一失。你们从西直门出城,立刻前往丰台大营去见成文运成大人,叫他召集所有人马,今晚不许睡觉,等候我的指令!”侍从:“是。” (《雍正王朝》)

(19)的“前途”是名词,“前”是人类的视觉可以直接观测到的空间,“途”即是“路”,把未来想象成一条要走下去的道路,是一种空间性很强的时间表达式。(20)“前往”带有很强的移动性和空间性。移动当然需要空间路径,同时也是一个事件进程,而事件的进程必然要消耗时间,因此可以把时间和空间视为一种事像的两个侧面。多数学者认为“前”表达未来是基于“认知主体移动型隐

14) 为了理解表达式的时间信息必须考虑的全部语义内容,称为“全部时间论域”,这些时间语义内容分为由表达式直接表示出来的,以及没有表达式表示,但为了理解表达式的意义,听说双方却必须明白的。前者构成“直接时间论域”。

喻”。但基于这一模式，我们在语料中没有发现“后”能表达直示性过去的用法。



D=辖域, R=参照时间, C=认知主体, T=目标, t=时间轴

图5. 表达“未来”的“前”

未来的“前”具有“自身参照点结构”特征，认知主体的发话时间，即默认的“现在”成为参照点结构的链头，它投射的目标区在主体自身的前方，即未来。

4) “目前/最后”类表达现在以及现在时序

第11类“目前、当前、眼前”仅能表达现在，占8.9%，共出现24例；“最后”可以表达现在时序，占1.4%，表达这类功能仅出现8例，见<表4>。

(21) 鄂思道：“如果鄂某所料不错，太子要坏事！他的被废，就在眼前，
此时波谲云诡，局势晦暗难明，变幻不测！四爷和十三爷万万不宜和
太子见面，否则正好予人口实！ (《雍正王朝》)

(22) 职员：汪大夫，这是新病人，没有前历，也没有预约，这是今天上午
的最后一位病人！ (《故梦》)

如果时间基体的位置在时间轴上与认知窗口重叠，其意义是表达现在时，但“现在时”并不完全等于“现在”，后者是心理与认知的机制，是最自然的先验范畴，但“现在时”则是语言对认知的表达方式。(21)“眼前”本指人的双眼所能看到的空间范围，后演化为人的直觉所能感知的外部事物的发生与变化。它们虽然表达发话时的“现在”，但也保留了部分空间性用法。“眼前”在句中充当认知窗口，绝对时点则在其中，它们表达的是“现在时”的一种，不表达时序。(22)的

“最后”，具有表达现在时序的功能。〈图6〉显示现在序时以“现在”为参照时点，在对话体中，时间基体就在时间认知窗口中，事件 \textcircled{T} 在时间轴上作为参照时点最终的一个事件而得到侧显，先于参照时点之前的事件 \textcircled{T} 则背景化，言语场景和指示场景是统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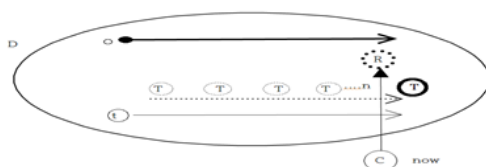


图6. 以“现在”为参照点的“最后”

5. “前/后”表达时间指向的认知机制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第一，“前/后”的时间指向功能在本质上并非“前”表达过去、“后”表达未来，而是表达多个事件在时间轴上发生的相对顺序。它们可以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种语境中出现；“前”表达一个事件先于某个事件发生，它表达“过去时序现时相关性”的数量高于表达“未来时序现时相关性”；“后”多表达一个事件晚于某个事件的发生，因此它的表时间功能与“前”相反。第二，与此相对照，某些表达位移性和方向性的与“前”组合成的动词和名词却表达直示性的未来，不表达时序。

很多学者对于第一类“前”表过去或“先于”和“后”表未来或“后于”时，都是基于“时间移动型隐喻”。本文认为把这一隐喻用于分析“前/后”时间指向却不妥当，因为该隐喻的特点是运动性和方向性：认知主体的前方是未来，后方是过去。这种隐喻适用于解释三时系统的现象。如果汉语中“前”表过去和“后”表未来用这一隐喻来解释，显然是自相矛盾，因为这平等处理了具有方向性和不具备方向性的时间，混淆了动态性时间和静态的事件发生过程的相对顺序关系。对

于第二类, 先行研究均基于“认知主体移动型隐喻”, 认为“前”表直示性的未来, “后”可以表达直示性的过去, 但是, 穷尽性的语料调查显示, 至少在“对话体”中, 没有发现一例“后”可以用来表达直示性的过去。

1) 时间认知模式的再构建

Lakoff & Johnson认为没有隐喻就不可能形成时间概念, 也就不能使其言语化。但这种时间认知模式过于强调“动态性时间”, 忽视了“静态性时间”。我们认为“顺序”(Order)概念非常重要, 并把这种从空间向时间投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概念视为“媒介”。我们将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时间模式进行再构建, 以期能较好地解释汉语“前/后”型时间指向的认知机制。〈图7〉是本文构建的时间认知模式, 把动态性的时间认知统合成“时间的主观性流动”, 其下位隐喻分成“时间移动”、“事件移动”和“认知主体移动”。该时间认知模式与L&J(1999)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时间顺序”。①时间的主观性流动意义在于认知主体的主观认知和时间的动态性; ②时间顺序意味着时间的流动与主体的时间感知关联性很弱, 是静态性时间。这种静态时间顺序的特征是时间流逝的背景化, 仅突显事件在时间轴上的相对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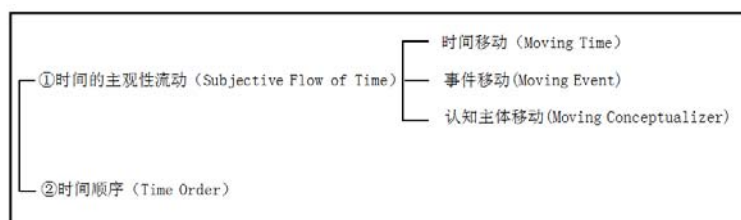


图7. 时间认知模式构图

(1) 时间的主观性流动

“时间的主观性流动”就是认知主体把自身置于时间流动意义上的主观问题。包括“时间移动”、“事件移动”和“认知主体移动”。

“时间移动”是反映时间运动性的隐喻，静止的认知主体感知着时间的流动，认知主体不为时间的前后方向定位，仅感知时间流逝的状态，不存在时间的方向性问题。

(23) 时光飞逝。 (自拟语例)

(24) 岁月悄悄地逝去。 (自拟语例)

(23)-(24) 显示，认知主体处于静止状态，时间的流动没有前后方向的定位。“事件移动”则是在时间轴上发生的事件在移动，在运动的对象不是时间而是事件这一点上与“时间移动”异同。此时，认知主体处于静态，是运动着的事件的观察者。认知主体感知到的不是时间的运动，而是事件的运动。

(25) 春节即将来临。 (自拟语例)

(26) 截稿期限就要到了。 (自拟语例)

(25)-(26) 的“春节”、“截稿期限”等事件正在移动，事件与认知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话题的焦点。本文把伴随着移动、突显度高的事件视为“射体”(TR)，把言语上没有明示化的认知主体视为“界标”(LM)¹⁵⁾。〈图8〉反映事件、认知主体以及背景化三者的动态关系。[t1—t2—t3]与作为“射体”的事件一起向着作为“界标”的认知主体移动而来。

“认知主体移动”是主体在时间轴上移动，把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看作

15) “射体”(trajector, 缩写“TR”)指在某个概念或语境中的那个相对突出的实体,它往往暗示着具有运动的特性,它既可以指实质性的运动也可以是暗示性的或隐藏性的或抽象性运动,所以一般情况下可以把TR理解为“动体”。而“界标”(landmark,缩写“LM”)则是和“TR”相对应的另外一个突显的成分,它主要用作参照点来确立“TR”。

相对静止的事物。主体认为时间是静止的，自身在时间轴上移动。它包括两种状态：一是认知主体自身物理性的移动；二是认知主体是静止的，其心智路径向着事件移动。动态的如(27)，静态的如(28)，前者是原型，后者是在原型上的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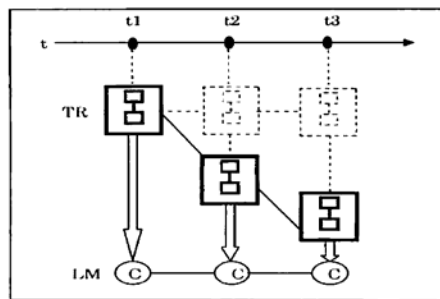


图8. 事件移动 (Moving Event)

(27) 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自拟语例)

(28) 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未来。 (自拟语例)

(27) 认知主体“我们”在时间轴上移动的同时，与动词“进入”共现。但是(28)的认知主体“我们”在时间轴上并没有向着“未来”移动，而是其“心智路径”向着未来与动词“面对”共现。

<图9>显示时间与认知主体的关系:认知主体在时间轴上移动，作为突显度较高的“射体”成为侧显的对象。主体朝着静止的事件移动而去，事件得不到侧显，仅发挥“界标”的功能。主体沿着时间[t1-t2-t3]向着事件移动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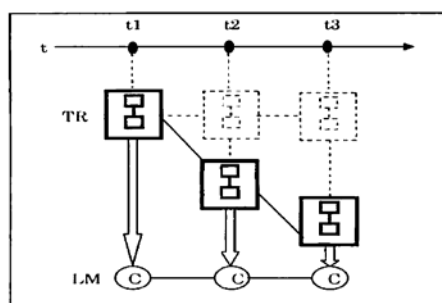


图9. 认知主体移动 (Moving Conceptualizer)

(2) 时间顺序

除了动态性时间认知模式外，“顺序”概念对分析时间指向时至关重要。“时间顺序”认知的焦点在于事件之间的相对顺序关系。我们把一些表达时序的句子用于测试被验者，多数人回答感觉不到时间的流动。如果按照Lakoff等的主张，那么认知主体就应该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感知时间的流逝和方向，然而语言事实并非如此。〈图10〉是“时间顺序”的图式化。该模式中事件像行列般排列，侧显它们的位置顺序关系，把时间的流逝背景化。

(29) 在你来之前他已经把大家的饭钱付了。 (自拟语例)

(30) 校方要求在核心期刊上至少发表两篇论文以后才有资格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自拟语例)

(29)“你来之前”构成了“直接时间论域”，发话者不是以发话时为参照时点，而是以“你来之前”作为参照时点，表达“付钱”与“来”的先后顺序。(30)表达泛时时序，因为“校方要求”是一贯性的原则，在时间轴上无法判定发话时的绝对时点和事件发生的参照时点，只有“发表两篇论文以后”和“参加论文答辩”之间的先后顺序关系，这些未能使人联想到时间的流逝和主体的移动，仅视为呈静态排列状态的事件之间的相对顺序关系。

(3) 作为“媒介”概念的“顺序”

“顺序”是人们对连续发生的多个事件的关系进行“心理扫描”中从空间域向时间域投射时发挥中介作用的“媒介”。其下位是“空间性顺序”和“时间性顺序”，差异在于两者分别从空间和时间层面切取的不同的认知所导致的言语上的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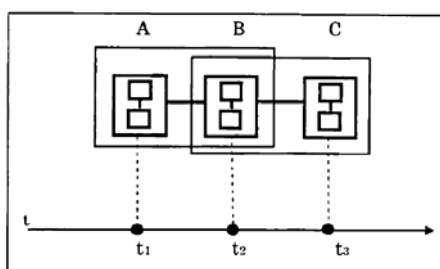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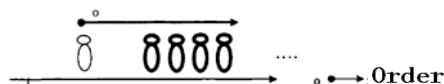


图10. 时间的顺序 (Time Order)

(31)、(32) 是运用“顺序”概念解释这种模糊性的例子。在“你先走，我随后就去”被视为空间认知时，在认知上侧显空间的顺序；如果视为时间认知，认知上侧显时间轴上的顺序性。“空间性顺序”跟“时间性顺序”是在同一事件内发生的现象，“随后”是空间向时间投射的射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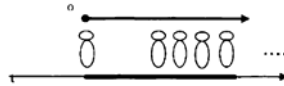
(31) 空间性顺序:

你先走，我随后就去



(32) 时间性顺序

你先走，我随后就去



〈图11〉表明,“顺序”概念是从空间到时间语义扩展的“射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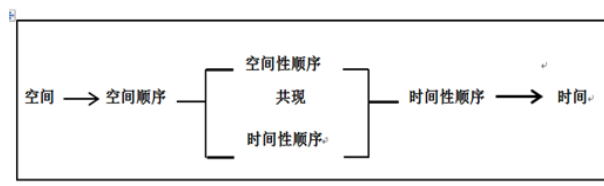


图11. 从空间向时间投射过程

2) 基于认知语言学框架的表达空间的“前/后”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汉语用“前”表达某个事件“先于(早于)”另一个事件发生,用“后”表达某个事件“晚于”另一个事件的发生;“前”表达时间顺序出现在过去语境的数量多于未来语境,而“后”则正相反。

卡西尔认为,空间知觉产生于事物之间一定的动态关系,并从这种动态中产生了方向,人们对某一特定空间现象的观察力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构成人们对某个具体经验对象的意念图式,空间方向和时间方向的设定依赖于一定的参照系统(2004, 54)。卡西尔的上述观点并非认为空间是如此直观和具体,而是人类固有的感觉和一切经验的总合。

先验主义主张,认识的前提与基础在认识开始之前已经存在,并且为认识提供了一种有限的功能模板,在这一模板的统摄下,才可能把各种经验对象加以分类并使之实现为后天的其它各种范畴。人不是“认识到”时间、空间,而是以时间、空间的方式来认识。原始的时、空知觉赋予人处理经验信息的基本方式,时、空先验范畴及其组合导致了经验信息的被分类、被范畴化(陈振宇,2006, 6)。表达时间的“前/后”很可能是来自空间的投射,但时间认知绝非仅仅是来自人们对空间经验的反复经历形成的,而是头脑中具有与生俱来的处理时间的有

限功能模板，该模板在后天经验的刺激下基于某种具体的空间要素而形成了某种具体的时间认知模式，从而转化为表达时间的语言形式。

(1) “前/后”的意念图式

从认知语言学的图式理论分析，决定“前/后”空间语义的有以下几个要素。

(33) 决定“前/后”的要素：

- ① 细长之物的图式
- ② 心智路径的方向性
- ③ 物体的移动性

(34) ① 的“细长之物的图式”可分为三种：

- (甲) 细长之物：两端的形状没有明显的特征，由主体决定“前/后”
- (乙) 细长之物：一端有明显特征，有特征的为“前”，无特征的为“后”
- (丙) 细长之物：两端没有特征区别，根据行进的方向判断“前/后”

(甲) 可以是“竹竿”、“棍棒”类的物体；(乙) 可以是“毛笔”、“铅笔”、“圆珠笔”等物；(丙) 以“队列”、“行列”最为典型，虽然形状两端没有区别，但队列是全体向着一个方向行进的纵长之物，其行进的方向为“前”，队列的尾部为“后”。如果是横向的“行列”，即使不移动，视觉朝向为“前”，背向视觉的为“后”。这种“细长之物图式”所显示的物体或者空间的形状，在视觉上易辨认“前/后”，本文认为它是“前/后”的原型之一。

(35) ②的“心智路径方向性”的“前/后”也可分两类：

- (甲) 由心智路径的方向性所决定，“前/后”指物体的相对位置
- (乙) 由心智路径的方向性所决定，“前/后”指空间

(甲) 可以指“前头/后头那辆车”等，认知主体所投射的目标区是心智路径方向的物体，包括移动和非移动两种情况。(乙) 可以指“图书馆的前方”等较为模糊的空间，在语言表达上目标区没有明示化。

- (36) ③“物体的移动性”
前头的那辆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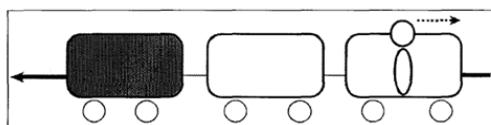


图12. “前头的那辆车”的图式化

(2) 来自意念扩展的表达空间的“前/后”

本文检索了几部权威的现代汉语辞典¹⁶⁾，“前/后”的语义首先是空间的。

- (37) a. 前：正面的（指空间，跟“后”相对）
b. 后：在背后的（指空间，跟“前”相对）

在（37）的基础上指示范围继续扩展，指示物体“前/后”部分的周围空间。

- (38) a. 蚊子在鼻子前头飞来飞去。 （自拟语例）
b. 箭头指向前方的目的地。 （自拟语例）

在（38）的基础上可以扩展为下列例句：

- (39) a. 飞起来的足球前方有一个护栏网”。 （自拟语例）
b. 李老师站在银行的前边。 （自拟语例）

（39a）物体虽然不存在具体形状，却是认知主体把物体的移动进行概念化时，所唤起的心智路径的感知对象具有细长之物的头里和末尾。（39b）可理解为“意识到李老师所在位置的认知主体向着银行的位置移动”。

(3) “前/后”的内包性与外接性

把前一节概括起来，表达空间“前/后”可以分成两大类。

16) 主要有《现代汉语词典》(2002)，北京：商务印书馆，《中日大辞典》(1988)，增订第二版，东京：大修馆书店。

(40) “前/后”空间类型

- ① 基于物体的形状和自身性质的“内包性的前/后”
- ② 与①所表达的“前/后”具有邻接关系的“外接性前/后”

①的“内包性前/后”最典型的就“细长之物的前/后”，其次是基于“物体的移动性”，诸如“前边/后头的车辆”，以及基于“心智路径方向性”的“队列的前/后”等。另一方面②的“外接性前/后”，就是以①所表述的特定事物的“前/后”为前提条件，以某种形式赋予对象关联性的“前/后”。例如“箭头”，既指箭头内部固有的特征，而当我们看见箭头的整体时，也适用于其内在固有的方向所延长的空间，可生成“前方禁止通行”等例句。另外，①所赋予的“内包性前/后”由于存在种种心智路径的动因，例如以“物体移动的路径”为对象，为了使其方向显性化，(39a)“飞起来的足球前方有一个护栏网”赋予足球现存移动路径的外部空间。〈图13〉是更为宏观的心智路径的视点。上述两种“前/后”的关联性，很明显源于①的“内包性前/后”的存在，通过转喻的手段扩展到“外接性前/后”。

此外，通过考察“前/后”“细长之物”的图式，我们归纳出“前/后”具有的“方向性”；又通过“心智路径的方向性”和“物体的移动性”归纳出“前/后”具有的“移动性”。“移动”当然包含“方向”，否则移动就无从谈起；“方向”必须伴随着“移动”的发生，这两个要素是“前/后”的原型，是出现在语篇中的最低限必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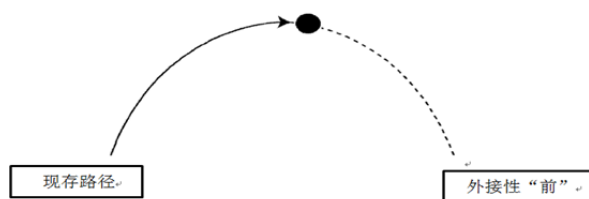


图13. 外接性“前”的产生

3) “前/后”在时间域中的应用

(1) 表达时间顺序的“前/后”

Moore曾把“时间移动型隐喻”分成“自我中心的时间移动型”与“前后时间移动型”两个下位隐喻(2001, 153-167)。很显然他认为用“时间移动型隐喻”来解释“前/后”时间指向有不妥之处。篠原也认为“前/后”的时间指向是认知主体处在时间行列外侧, 时间跟主体的关系未被言语化, 时间既不向着接近主体移动, 也非远离主体的移动, 某个时点先于(前)或晚于(后)哪个时点, 不受观察时间主体视点的影响(2008, 186), 见<图1>。这一观点很可能受Langacker“戏院隐喻”的影响, 即演员在台上, 完全客观地被观察, 而观察者坐在观众席上; 当观众全神贯注于表演而失去自我意识时, 他们的感知过程是最大主观的(1985, 109-150)。如果把观察者视为台下的观众, 把事件视为“按照前后顺序陆续登场”的演员, 此时, 观众的眼中只有先后顺序。

本文认为时间顺序的表达很可能来自空间“队列前/后”的派生物。顺序的原型可视为“按照顺序所排列的行列状态”, 这易使人把表达时间中不可或缺的顺序关系与“按照顺序所排列的行列状态”联系在一起, 从而具有较强的空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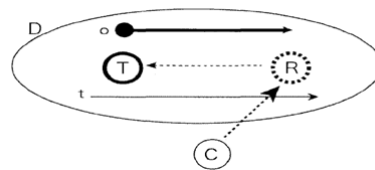


图14. “前”表达顺序的参照点图式

辖域 (D) 中的箭轴 [t →] 表示时间从过去流向未来 (从左至右)。表示顺序的箭轴 [O →] 的方向与时间的流向相同, 用粗线表示。此处虽然时间的流

向也用箭轴表示，但却处于没有被侧显的状态。从时间顺序的角度看，目标①比参照点（R）在时间轴上是较早发生的事件，目标相对于参照点是过去。此种情况下顺序关系最为重要，认知主体（C）的发话时间在过去或是未来都可以。

- (41) a. 吃饭前要洗手。
b. 我一般下课之后去图书馆看书。（自拟语例）

然而，并非所有表达时间顺序的“前/后”都跟发话时无关，见<图6>（3.4章节）。

- (42) 这是今天上午最后一个病人了。（《故梦》）

此外，如果以未来为参照点，就是指示晚于参照点发生的事件。例如：

- (43) 二十天后，我应该会收到家里的回信。（《潜伏》）

表达时间顺序“前/后”的参照点结构有三种：一是参照点可以任意设在过去、现在、未来；二是必须以现在为参照点；三是把未来作为参照点。从空间域向时间域投射的过程中，“顺序”概念发挥“媒介”功能。时间顺序的表达来自“前/后”空间的“内包性”，其中之一就是心智路径方向性的“队列”图式，这种图式内部所具有的“方向性”和“移动性”，是我们表达时间顺序的经验基础，即“位于队列头里的物体比位于后头的物体在时间上‘较早’到达目的地或者要通过的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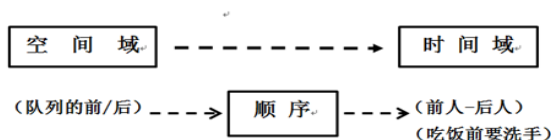


圖15. 顺序“前/后”认知域间的对应

具有现时相关性。在“前/后”型时间指向功能这一原型范畴中，表达时序是其基本范畴，这一范畴中的非典型成员表达时序和现时相关性相对较弱。此类功能并非基于动态性的“时间移动型隐喻”，而是基于静态性的时间顺序认知模式。“前”表达一个事件“先于”某个事件发生；“后”表达一个事件“后于”某个事件发生。第二，基于“认知主体移动型隐喻”，“前”在对话体中表达直示性的未来，不表达时序，但所占比例非常有限，通过穷尽性调查仅发现“前途、前程、前景”等名词及表达移动性的“前往、前去、前来”等动词。第三，某些语表形式还能表达现在时序，例如“最后”；第四，表达以发话时为参照点的“现在”，如“目前、眼前”等。第五，表达泛时时序，如“吃饭前要洗手”、“起床后要刷牙”等，其时间参照点的链头“吃饭”、“起床”等均不是特定的某一事件，而是泛指某些习惯性现象。

其后，本文重新构建了时间认知模式，认为“前/后”最基本的时间指向是基于静态的时间顺序认知模式。“顺序”是从空间向时间投射时发挥中介功能的“媒介”。最后，基于图式范畴理论，考察了“前/后”的空间图式以及这些图式语义的扩展，用“图式—例示”的方法归纳出①基于物体内部特征的“内包性前/后”和具有邻接关系的“外接性前/后”两种心智意向，并认为“移动性”、“方向性”是“前/后”的原型要素。时间顺序的表达来自“前/后”空间的“内包性”，其中之一就是心智路径方向性的“队列”图式。“前”表达直示性未来是基于“认知主体移动型隐喻”是人以“自己所立足的时间”为对象时与“外部时间”的关系，把“前方”认作未来就是“前”的“外接性”。基于这个认知模式，“后”不能表达直示性的过去，因为在语料中没有发现这种用法。

发话者和受话者总是立于“现在”，把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因此，时间性的到时并不意味着一个流程的结束，另一个流程的开始，而是意味着视界的展开与融合。因而历史也不会过时，而是一个包含着将来、过去和当前的大视界。我们就在这种对历史解释的阅读中参与了历史，与历史的视界融合，从而展开和丰富“现在”的生活，决定如何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 Bühler, Karl. (1990). translated by Donald Fraser Goodwin. *Theory of language: the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of langua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Comrie, B. (1985). *Ten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 &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 Moore, Kevin E. (2001). Deixis and the FRONT/BACK opposition in temporal metaphors. In Cienki, A. Luka, B.J. & Smith, M.B.(ed.), *Conceptual and Discourse Factors in Linguistic Structure* (pp.153-167).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 Langacker, R. W. (1985). Observation and speculations on subjectivity. In J. Haiman. *Iconicity in Syntax* (pp.109-15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奥古斯丁(S. A. Augustine),《忏悔录》(卷十一). 周士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年7月。
- 陈振宇,《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认知模型与运算》,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年4月。
- 陈振宇,《事件结构的语义学理论研究——兼论论元的语义角色的判定操作》,《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北京大学, 2008。
- 蔡淑美,《现代汉语“前、后”时间指向的认知视角、认知机制及句法语义限制》,《当代语言学》(第14卷2期), 2012年6月。
- 董为光,《汉语时间顺序的认知基础》,《当代语言学》(第6卷2期), 2004年6月。
- 黄裕盛,《时间与永恒》,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年12月。
- 韩玉强、刘宾,《汉语空间隐喻时间中的“前”、“后”认知》,《修辞学习》,(第142卷4期) 2007年8月。
- 卡西尔(Cassirer,E.),《人论》甘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6月。

朴珉秀,《现代汉语方位词“前、后、上、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

张建理,《汉语时间系统中的“前”、“后”认知和表达》,《浙江大学学报》(第33卷5期),2003年10月。

张新华,《汉语语篇句的指示结构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4月。

篠原和子,《時間メタファー“さき”の用法と直示的時間解釈》,篠原和子,片岡邦好(編),《ことば・空間・身体》,東京:ひつじ書房,2008年4月。

Abstract

Locative Words “QIAN/HOU” Time Expressed Function in Dialogue Discourse and its Deep Cognition

--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Time Order” Function

Guo, Yibin

The paper study the time expressed functions and deep cognitive mechanism of spatial word “qian/hou” in modern Chinese dialogic discourse.

We have summarized the time expressed functions of “qian/hou”, and we analyze of the deep cognitive mechanisms. First, the most important time expressed function of “qian/hou” is expression of the static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 of events, they can appear a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text. “qian” could express the event “prior to” the occurrence of another event, and “hou” express the event “later than” the another event. This static time cognitive model is essentially the background of the flow of time, only sali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ents before and after. This expression is likely to be “queue” schema projected onto the spatial domain. Second, the “qian” in the dialogue also could express absolute future, and it not express time order.

Key words : Time order, conceptualizer, schema, salience, profile

투 고 일 : 2015. 9. 10. / 심 사 일 : 2015. 9. 15.~ 2015. 10.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5. 10. 16.